

稚情



张壹·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稚 情

幼稚本身并非过错，若能够坚持始终的自立，则是一种骄傲，更胜过一切的成熟！

——作者手记

时代文艺出版社

稚情

作 者：张 鑫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装帧设计：王 博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书 号：ISBN-7-5387-1310-7/1·1297

定 价：19.80 元

·主要人物简介·

- 马 健** 邮电学院学生,富有理想和激情
- 尚 青** 马健好友,院学生会主席
- 沈幼丹** 马健好友,邮电院长之子,绰号“太子丹”
- 鲍志刚** 马健室友,生性诙谐、乐观
- 徐天歌** 马健室友,性格内向抑郁,命运凄惨
-
- 柳晓萌** 新疆自费生,个性自主独立
- 杨海蕾** 晓萌好友,有淑女风范
- 夏 丽** 马健原女友,典型的小家碧玉式的女孩子
- 潘 婷** 新疆自费生,孩子气十足
- 贺红梅** 院女生部部长,硬式教育的牺牲品
-
- 马绍文** 马健父亲,保守势力的代表
- 夏世昌** 夏丽父亲,经济大潮中崛起的新贵
- 蔡仿吾** 邮电院讲师兼辅导员,教育制度的化身
- 范裕良** 邮电院教授,为人师表,兼有生意头脑
- 柳笑尘** 晓萌的哥哥,标志成熟与否的理想中的典范

目 录

第一章..... 1

果然苏克在一旁听得眼睛直放光，迫不及待地插口问道：“暑假前我就听说过这个传闻，说是你们系今年要招一批新疆的自费生，而且大都是女孩子，真的有这种事情吗？！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怎么什么好事情都落到你们电信系的头上，难道旁的系就都是后娘养的？！——”

第二章..... 37

三个女孩子俱是玲珑剔透娇憨可人，房间里但闻一片莺叱燕咤和男孩子不时腾起的笑声，至此马健才算真正领教了几个新疆女孩子的厉害，说话就象炒豆子，而且嘻笑怒骂全是率性而为，没有一点娇揉和造作，自己一方也多亏有个浪漫痴痴的鲍志刚才算接得住。

第三章..... 74

马健想不到这个女孩子这么聪明，心里惊得直跳起来，慌忙解释自己绝没有那个意思，并且上一次完全怪自己冒昧唐突，经过这些天的反省，更是自觉惶恐惭愧，此时正想找机会向柳晓萌和全体新疆女孩子道歉的！马健正自语无伦次地解释，忽然猛地醒悟到自己恰恰是不打自招欲盖弥彰，不禁连脖子都羞红了。

第四章 110

“我刚才是在开玩笑，你千万别介意，其实以咱们的年龄来讲，关于情爱的话题早已无须避忌，就连校方现在也没什么清规戒律了，只是咱们自己有时候总觉得这是小孩子中学生的把戏，况且学业未成，不免多少有些师出无名罢了；此外咱们早已是心智健全，感情成熟的成年人了，已经能够体会到友谊的重要，尤其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友情往往比爱情更加弥足珍贵！咱们俩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可在心里，我早已把你当成是一个好朋友了——”

第五章 147

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怎么会有那样不加考虑的冲动，那样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呢？！难道自己真的早就迷恋上柳晓萌了吗？！不会的，马健想到，应该是不会的啊！？当然这个女孩子的确是讨人喜欢，就连鲍志刚不是也对她单相思吗？！可是自己和她认识的时间还不到半年，期间真正的交往更是屈指可数，怎么会产生出那种刻骨铭心的恋情呢！？

第六章 186

不知什么时候起，头顶上的圆月已经完全从乌云里探出头来，映照得寂旷的山林里一片坦荡无文饰的白；晓萌却并没有注意到马健在看自己，只是自顾抱着膝静静地看着眼前闪闪反光的河水，柔和的嘴角依旧挂着一抹残留的笑意，而秀美的脸庞则被月亮的光华涂抹上一层幻妙圣洁得无与伦比的光晕！马健呆呆地看着晓萌的侧影，渐渐有些神思迷

魂魄不守舍，忽然间，脑海里一道绚烂刺目的光弧闪过，马健来不及考虑，本能地凑过头去，不加思索地在晓萌明朗瓷静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第七章 224

可是连她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是，身体里闯入者粗鲁热烈的耸动纵跃，这奇异的节奏在神异的波浪中浮动充溢于她的体内，那无可形容的起伏迭宕直到激起了她早已干涸的潜能之源，只可惜她此刻早已忘却了自救的初衷，而是紧紧地抱住了马健隆起的背脊，不自觉地试图以某种方式迎合着他，以使自己身体的痛楚减轻到最低点，同时死死地咬住马健裸露的肩膀，以防止自己的喉咙会发出那越来越难以克制的，抽动的阵痛和充盈的快慰混织在一起的不由自主而又悲喜莫名的尖叫……

第八章 265

他已与她彻底地融为一体，她的身体如同潮水中的海葵一样为他全部温柔地开放，在他灵性的细蕊在神奇的变动之中为她带来莫可名状的涨潮般的源源快意间，她忘情地为他保留，为她完结，直至那一种炽烈的岩浆般的火流倾注于她的体内，突破她灵魂边缘的极致！她热烈地鸣叫起来，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团清澈无底的漩涡旋转直下，慢慢地，又如同一片轻盈的羽毛般从高高的云端上，曳曳摇摇地缓缓飘飞、升腾、坠落……

第九章 303

事实上尽管他一直不敢去正视，可是对于父亲

知情后必然的反应一直是他心理上最沉重的负荷；其实他知道拖的时间愈久，而它爆发时的威力便愈大，今天如此意外的短兵相接非但不值得庆幸，而是实在给明天和今后的日子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啊！想到这里，马健的心底蓦然泛起一丝熨贴细致的恐惧，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周末该如何去面对父亲，该如何向他解释这一切！其实他在更早的时候，原本有着更好的选择，可是完全由于他的优柔和怯懦才使得局面变得如此沉重不堪，几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十章 343

大概是不错的！自己这三年来的大学生活里，学业成绩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低落过，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萎靡不振，甚至做一切事都提不起精神来！自己竟然变得如此堕落颓废，每天只是封闭在这弹丸的空间中，在床第间随意放纵着自己的青春韶华并且怡然自得！这已不仅仅是可悲，甚至是可鄙，可耻！这已不单单是精神的迷途，而是自己对于人生的信念已发生了可怕的动摇啊！

第十一章 384

我决定离开你，决定结束这种迷惘忧郁的生活；不要为我的前途担心，我会在父亲的帮助下在西安继续完成学业，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甚至想要继续深造下去；这几乎是突然迸发出的一个强烈的念头，甚至和此时与你话别时突然对你迸发的留恋一样的强烈！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肤浅懵懂

的小女孩了，生活已经给予我太多宝贵的馈赠；我希望你也不要再沉沦彷徨下去了，你的自信和勇气会带给你应得的一切，包括新的爱情！振奋起来啊，马健，否则我是会超过你的啊！你这个倔犟而又自负的家伙，去奋斗，去实现你的理想啊！我会永远为你祈祷，祝福……

第一章

火红的落日，此刻正慢慢隐入邮院西面操场外一排新近拔地而起的大厦后面，可天边绚丽的晚霞却并未显示出丝毫的韬晦之意，依旧执著地透过楼群间几处狭小的缝隙，以及依仗广阔天空背景的折射，把这荫蔽在一派葱笼中的校园里几处陈旧的赭色楼舍涂抹上一层沉醉般的酡红，也使得这平日里与围墙外周遭日益繁华喧嚷的世界显得越来越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于一种迷离恍惚之中，竟平添了几分呆滞的凝重和可疑的辉煌。

正是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依旧历来算，恰好是刚刚过了处暑直奔白露的当口儿，对于刚刚熬过苦夏的人们来说，是应该领略一下这座号称‘北国春城’的都市初秋时节的神清气爽的；可这恼人的天气却不知中了什么邪，白日里一如三伏天般热得燥人，只是好容易捱到这日薄西山的黄昏时分，空气中才隐隐似有一丝凉爽滋润的气息在缓缓漾动，只可惜这种淡淡惬意的感觉也并非汗津津的皮肤真正的体会，不过是因为那即将到来的清凉的暗夜，而由心理上渐生出的一种自我麻醉式的慰藉罢了。

短暂的暑假转瞬即逝，快得让人象是还未来得及仔细地品味或切实地享有，便如同滑过指缝间的流水一般溜掉了。虽然离正式开学的日子还有几天，邮院里却已经很是有的一部分认为‘家不如校’，或至少是‘爱校如家’的学生提前返了回来并已恢复得神完气足；此刻晚饭吃罢，百无聊赖，便约人三三俩俩地汇集到邮院正门外的荫蔽处散步聊天；这两天正是邮院学生返校的高峰，由火车站直发经过邮院的一路公共汽车，几乎每一辆靠站后都要甩下几个背着包裹疲惫不堪的年轻身影，而每当发现有那曾经和自己朝夕与共、再熟悉不过的面庞赫然在目的时候，正纳凉闲聊的人儿便欢呼一声扑将过去，男孩子们照例是一边亲昵地打闹，一边开几句粗俗的玩笑，并且绝不会马上一拥回气闷幽闭的鸽子间式的宿舍，偏

拉向路边树荫下席地而坐，分散开廉价的烟卷，先喘声喘气地说笑一通才罢休；与男孩子的简单粗鲁相比，女孩子们的反应则往往更戏剧化一些，通常是由其中一个眼睛极尖的女孩子突然爆发出那种毫无先兆，甚至象是不愿相信自己眼睛的尖叫，几次直惊得邮院门首处一位正趁亮修剪花坛的老校工差一点伤了自己的手指头！接下来女孩子们更是要踊跃在一起，抱做一团又跳又笑，唧唧喳喳如同鸡群抢食般地争述各自离别后的思念和重逢时的巨大喜悦，全然不顾一旁受惊扰的男孩子们眼中射出的那种复杂的目光；可是不管怎样，那被裹挟在旋涡中心的女孩子倒是立刻恢复了活力，刚才还象是灌了铅的双脚，此刻走起路来都能一跳一跳的了。

在邮院门首处噪杂纷乱的人影之中，偶尔也会显露出一两张东张西望、茫然不知所措的生僻面孔，即使忽略他们那崭新笨重的行囊和优柔呆板的举止，单就脸上迥异的表情来说，也能让人一望而知他们是提前来报到的新生，因为高年级的返校生们脸上绝不会印着那么深刻的新奇和希望。此刻他（她）们正谨慎小心地站在邮院的大门前，手里紧紧攥着汗湿的通知单，怯生生地望着邮院极尽所能修饰后仍显得琐鄙寒伧的门脸，心里却不由得疑惑不定，一如远道来投靠的伙计断不敢相信那一直萦绕于理想梦境之中气派恢弘的大酒楼会是眼前这样一个区区的乡下小店！？于是当反复查询求证于那设在门房一侧不能再简陋的新生接待处之后，那脸上的希望也迅即变为了一种分明的、毫不掩饰的失望了；而当他（她）们硬着头皮终于踏进了邮院的大门，发现了那躲藏在临街的尚算威严气派的办公大楼后面一览无遗而又陈旧无比、即便是在天边滴血的残阳映照下也徒唤不出几许回光返照般生气的校园时，那心里面继失望而代之以的，就已经是广袤绵延得不能自持的沮丧了。

邮院的历史并不久远，大约是草创于建国初期，起初也只是一所低级的技术学校而已，以后不断升级发展到如今的高等专业学府，可招收本科学生的历史还不到十余年的时间，因此至今还没有

孕育出声威显赫得足供校方炫耀的春桃秋李，所以这许多年来邮院的校友会是一向不开的，以免出现水泊梁山聚义厅里无法收拾的粗豪场面。由于历史不长，所以学校的规模也不大，全院至今总共才分为无线、计应以及管理等几个大系和十几个分属专业，而其中最大的电信系人数就几乎占了全院学生总数的一半。在这座一向以拥有众多历史悠久驰名遐迩的高校，并且一贯以“科技城”、“文化城”自夸于世的城市中，先天不足而又后天羸弱的邮院一向如同大家族的偏室或庶出般被人瞧不上眼。在中国这样讲究资历等级的社会中，尊卑有序原本是天经地义，至少邮院上下多年来已经习惯了忍气偷生，不料到了这两年，风水突然间有了改变，那是当人们发现在这大变革大进步的时代里，电信业作为国计民生发展的基础，有优先得到中央政府的保护和资助之后；那是当人们发现政府的公务员们越来越慨叹无油水可捞，而那些进出于各级电讯衙门的人物却能迅速增加脸颊上的红润和丰腴之后；那是当人们发现那些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优等生甫离校门却难以谋得好差事，而邮院的学生毕业时不但独一无二地面临着粥多僧少的好局面，而且简直比起守身如玉的女人还要抢手之后，越来越现实精明的人们终于意识到，其实大帽子空牌子只能唬唬人而已，象邮院这种地方才真算是独辟蹊径，才真算是通往新意义的“学而优则仕”的阳关大道！因此不过是一夜之间，原本门可罗雀的邮院一跃变为炙手可热，不但每年临毕业前，门外接收单位早早就排起了长队，而且每年招揽新生的时候，邮院的行情也与市面上飙升的物价一般扶摇直上。如今邮院的学生或许仍有些不大以为然，可校方却早已经大大增加了一种扬眉吐气扶了正一般的感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风水轮流”或者“多年媳妇熬成婆”等等耐心哲学的绝妙阐释，不过细细想来，恐怕“物以稀为贵”才是永恒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与那些铺天盖地俯拾皆是的热门院校相比，做为培养高级电讯人才的邮电学院在全国只有寥寥的几家，而在偌大的东北更是别无分号。

此刻夕阳西坠，早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可电信系的食堂却宽宏地没有打烊，只是从开饭时一直到现在始终是稀稀拉拉地没有几个食客。提前报到的新生也许还没摸着门路，或是躺在霉气潮湿的床铺上继续自怨自艾；而那些返校的老生们又大都刚刚饱受旅途颠簸之苦，即使忽略头脑中神经反射般的厌惧不计，单是虚弱的肠胃也拒绝接受食堂饭菜一贯的强打猛冲。可尽管食堂这两天来一直不如平常那样喧闹鼎盛，但其在校园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它比皇帝的女儿拥有更多的自信，今天更由于旁系的食堂均未开放，因此这座全院最大的食堂也傲然地摆出一付将计就计的态度——几乎关闭了所有开设的窗口；只有两个脸黑如炭的年轻服务员探头趴在仅余的两张油腻的窗台上，一边把玩着手里垢腻的白帽，一边望着大厅里寥寥的几个食客不怀好意地低声谈笑着，脸上挂着一贯的幸灾乐祸的表情。

在靠近食堂大厅门首处比较敞亮而且是难得干净的一张餐桌旁，此刻正坐着一个学生模样，长相颇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孩子。女孩儿个头不高，穿着一件淡色的束腰薄纱连衣裙，体态即便是按照现代摩登女人的标准也不显得臃肿，只是眉眼之间略略透出几分倦怠和娇懒；这也是文明社会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孩子皆有的通病——长期伏案苦读而又无暇运动的结果。女孩儿看起来早已经吃罢晚餐，只是安静恬淡地坐在那里，举止优雅，似乎是若有所思，又象是在等待着什么；与这女孩儿的娇巧娴静相比，坐在她身旁的那个男孩子则显得举止粗犷和不拘小节。此时他正斜着身子，趺拉着一只拖鞋的脚舒适地踩在身边的一张空凳上，探着头，双手紧紧端着饭盆儿，犹如要扣到脸上一般大口大口吞咽着盆中的菜汤。他的身材无疑很高，但并不显得单薄，如同所有随便懒散的年轻人一样，他身上汗衫的下摆松垮地罩在短裤外面，而两只短袖则紧紧地绾到了肩膀之上，露出两截结实黝黑的臂膀，同时宽广健硕的肩背将印在汗衫后面一块色彩艳丽的象征图案和一行标题“COUNTER CULTURE”（非主流文化）的每一个字母饱满地撑

起。此时那个原本恬静的女孩子已经完全被身边这个男孩子的举动所吸引，她侧过脸来，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他的好胃口，看着他项下的喉结上下有规律地滑动，听着他喝汤时发出的那种旁若无人的声响，想到这种淡如白水的寡汤他竟能如同品尝玉液琼浆一般吃得津津有味，女孩儿不觉哑然失笑。此时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肌肤的接触和语言的交流，可是来往穿梭于两人身体之间纷乱如织的波码和炽烈的火花，即便是未谙人事的小孩子恐怕都能感觉得到。

如今在大学里，男女学生这种公开的恋爱就如同现实社会里实在的离婚一样普遍，这也许根本就是流行于各级校园里历史最悠久的一项传统。更何况如今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开明，尤其是现代心理学的逐步完善无不证明恋爱即便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至少他们也要比那些忝掌教鞭鸡皮鹤发的教授老头子们更有资格。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老羞成怒的历代教育家们无不把这种不务正业的少年风情视做洪水猛兽，稍有机会便会痛下辣手棒打鸳鸯；其实教育家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最完美的理想阶段也只能是同床异梦，在中国这样讲究温良恭俭的社会里，学生的快活遭到教育家的反感和仇视也实在是无可厚非，只是也许正应了那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老话，让教育家们搔首不解的是，弹压了几千年的这种至情主义却在神圣清雅的学问之地，在越来越年轻的男女学生之间愈演愈炽，如今已是大有浊浪滔天之势！而尤为让人痛心齿寒的，是教育家的阵营里已经很是有一批有识之士“弃明投暗”——编写出各种青年思想指导丛书，虽无不自陈意在劝诫警醒却实有擂鼓助威之嫌！此长彼消，饱受内忧外困的顽固派们索性也表现出了大度的宽容，纷纷由起初的明令禁止转为模棱两可，即而发展到现如今各大学争先恐后地给学生开设恋爱指导讲座，不能说是倡导也可算得上是默许了；历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连美国最伟大的盲人教育家 Helen·Keller 在她著名的《乐观主义》一书里，不是也曾经提出过：“The high test resul to feduca-

tion is tolerance(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忍耐)”吗?!

可惜理论只代表一方面,事实还自有另外的隐含意义,如同战场上任何所谓的战略转移不过是出于无奈的暂时退却一样,表象上哪怕一丝毫的忍让都意味着潜意识里的心有不甘!例如邮院校方在给 学生开设恋爱心理讲座的同时,私下里却偷偷加重了学业上的负荷,对成绩的考核和日常操行的评定也骤严于前;这一举措果然立竿见影,严峻的现实和残酷的竞争,开始悄无声息地促使功利主义和个人至上的观念逐渐替代了邮院学生中间一直信奉的牧歌式的浪漫主义,越来越多壮志有为的青年聪明地觉醒到:“自己将来即便没有兴邦救国的重任,至少还有功成名就高官厚禄的义务!”——爱情算什么玩意儿?!事业有成之后自然而然的附属品;它不过是将来洋房里的摆设,汽车里的灯饰,沉甸甸的面包上覆盖的一层轻飘飘的奶油果冻而已!一时间里,邮院上下人人自危,白天课堂的出勤率自不用提,就连晚上图书馆自习室里也是人满为患,至于成绩稍差的学生更是恨不得晚上睡觉时用辞典代替枕头,同时怀里再搂上两本教科书才能睡得踏实!有谁还会在花前月下耗费光阴,那只有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傻瓜才去做的蠢事;邮院的男女学生开始空前强调友情的重要,即使感情上稍稍有些越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课余调剂,或干脆只是玩世不恭,而绝不会贸然往自己的头上套这种沉重的枷锁;不管怎样,这样浓郁的书卷气氛和平稳安静的校园生活实在让校方暗自以手击额雀跃欢庆了;只是“青年男子哪个不钟情,妙龄女子哪个不怀春,因为这是人性中的至德至纯!”——这句哥德的妙语依旧为邮院里少数冥顽不化而又未失天性的情种们奉若神明,电信系二年级的学长马健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马健出身于本市一户中等人家,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自小倍受宠爱,所幸他的老父亲平生饱读诗书而且阅历丰富,虽然当初由于老来得子而几乎乐得忘形,但其父冷静下来却深服“古来溺爱多纨绔”的道理,还在马健咿呀学语的时候,便刻意为此掌

上明珠生堆硬砌地营造出一股旧时的诗书家风，以期盼儿子将来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重振家声；在他父亲半吊子书袋霉腐并举的强烈熏染下，果然马健天性中孟浪恣肆的一面没有得到恶性的膨胀，可也并未在礼信孝悌上有什么长足的进步，只是总的说来，马健在整个少年时期里还算灵俐乖觉，功课上也肯用心，这倒足以让他的父亲感到欣慰了。

及至马健上了中学以后，渐渐情窦初开，某一日发现在父亲敝帚自珍的书架里，除却大部分让人望而生厌的典章辑录之外，竟然还有一些尘封已久的线装古本，内容和父亲常挂在嘴边的那些诗云子曰大相径庭却又情趣盎然；少年的马健从此陷入了一个无比痴迷的境界，天真地暗自以贾宝玉、张君瑞之流作为自己未来之人生榜样！马健这种执着的人生信仰，在他进入高中后便开始彻底脱略形骸，接踵不断的懵懵懂懂的浪漫情事开始让他的师长们大伤脑筋疲于应付；马健的父亲一向严谨有余，而母亲又终日操持家务，自然无暇向儿子解释青春期的来龙去脉和奥秘所在，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不得而知；只是其父眼见儿子不思学业自甘堕落，担心自己全部的希望就此化为泡影，不顾矫枉过正的危險亲自为儿子规划每日作息并严加督促，便也由此博得羽翼渐丰的马健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两父子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公开的对峙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最终以马健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并听从父亲的劝告弃文从理考上庠院后方始告一段落；其父眼见得儿子终于迷途知返，重新踏上了自己亲手设定的轨道，心有余悸之余，不免虚荣心大增，每每对人吹嘘自己教子有方；有外人听到其父廿年来为栽培儿子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无不当面恭唯他实在是苦心孤诣，殊为可悲可叹；可是马健偶尔听到父亲的感慨，却常自心里暗笑，马健知道，如果自己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他老子一定会可歌可泣，这歌多半是怒极而歌，这泣也只能是悲极而泣！

原来马健当初之所以悔过自新发奋图强，实在还有一层端不上席面的原因；马健从父亲监管之外阅读的大量现代文艺作品里

得到启发，即越是受教育多的女孩子，便越能开启天性中灵慧妙悟的一面；比较起来，中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又轻浮又没有头脑，俗气得只适合作未来的家庭主妇！马健由此把大学校园当成是理想中的女儿国大观园，梦想着考上大学以后，可以开启人生更广阔的天地，也可以更加丰富自己的感情阅历，也许真能和一场轰轰烈烈而又荡气回肠的伟大爱情不期而遇也未可知哩！可是当马健上大学后不久就伤心地发现，原来大学里的女孩子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可爱，满腹经纶的女大学生们看起来不是容颜憔悴就是性情大变，完全失去了女孩子该有的活泼和浪漫，饱读诗书并未增添雍容不凡的气质，相反举止间却满是从书本里剽窃来的矜持和做作！只是这借来的东西并不衬手，却只是让人感到一股小家子气罢了；看起来怡红院里倚红偎翠的迷梦终成泡影，未来大学生活所预示的也只怕是稻香村里的枯槁气氛！马健从此对现代文艺深恶痛绝，认定王尔德所说的“艺术就是说谎”为绝对的真理，便也由此经常向自己一班朋友鼓吹“女子无才乃是德”的荒谬论调，说什么天生丽质的女孩子从小就倍受瞩目与呵护，因此大都不愿在书本上下死功夫；而只有那些自幼愚钝无人垂青的女孩子才会以学识作弥补来验证人定胜天！这些刻薄话传到邮院一些女孩子的耳朵里，无不背后给他白眼骂他缺德；马健却自认为一表人才，成绩出众，对女孩子们联合起来的敌视根本不屑一顾，依旧我行我素。

可是尽管马健对邮院里的女孩子们大失所望，甚至不免大放厥词，可是一来学业对他没有太大的压力，二来当初父亲曾经许诺过在大学里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生活；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邮院的日常生活实在是贫薄乏味之极！马健终于耐不住寂寞，在大学头一年的后半学期时，向旁系一个相对来讲模样脾性较为出众的女孩子投之以桃，本意并没抱太大希望，因为那女孩子是邮院里有名的孤芳自赏落落寡合的冷美人；及至那个女孩子果断地报之以李后不长时间，两人彼此深入了解，才发现两人之间原来竟是大有渊源。